

## 北西班牙旅遊心影錄

### 進出巴斯克王國

鄭國輝 (1957 輝社)

從歷史角度來看，此文標題是不準確的，「巴斯克王國 Basque Country」亘古以來不是一獨立國家。在史上 Basque 人，只有一王，在八一八年的 Kingdom of Navarre, Inigo Iniguez 統轄了 Pamplona 地區，為時甚短，治地頗狹窄，算曇花一現罷，此王只是一酋長而已。

Basque 人聚居於 Pyrenees 山腳下，瀕 Biscay 海灣（大西洋一部份），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已有超過千年的歷史。他們是歐洲最早的原始居民，有獨特的文化和語言，除知曉他們在此地已存在三萬五千年以上外，Basque 人的來龍去脈給歐洲學者仍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羅馬帝國窮兵黷武，征伐四鄰。鋒鏑所及，西班牙人居地 Iberian 半島也被囊括其中，獨巴斯克王國處兵戎之外，安然無恙。其原因有二：地方為 Pyrenees 崇山阻隔，行兵困難。且山區土壤，頗欠肥沃，不利農耕，得不償失。後羅馬帝國崩潰，「野蠻」人 Visigoths, Normans, Franks 相繼入侵。Basques 頑強抗拒，從未敗北，只有摩爾人 Moors 佔領了南部 Pamplona 平原地帶，但山區絕不為其染指。這些異族侵凌，激起巴斯克人敵愾同仇，族人聯結起來，組成凜然不可犯的王國 Basque Country。他們皈依基督教，仍保留古老習俗，世代相傳的社會紀律，筆錄下來喚為 fueros。

十六世紀初，除了北二區留在法國外，巴斯克國隸屬於 Castilian 政府（西班牙其中一族）除了他們的 fueros 受到尊重外，並擁有相當自治權，包括關卡、地稅、入息稅、徵兵……等。時至今天巴斯克國仍分治於法國和西班牙，當然他們不遺餘力地施行同化政策。巴斯克人仍頑強地保持自己特色，不會成為法國人或西班牙人。

一九三零年代，西班牙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時期。Francisco Franco 將軍執馬德里政壇牛耳，雷厲風行「清一色西班牙」。巴斯克地區備受迫害，除禁止使用 Basque 文字和語言外，很多反抗者被囚或殺害，更有甚者，在一九三七年，借用德國納粹飛機空襲海邊小鎮 Guernica 作殺雞儆猴，五百多市民死於炸彈下。當然自治權也被掠奪，巴斯克文化頓時墮入低谷。一九七五年 Franco 病逝，自治權方被恢復。

劫後餘生，部份激烈份子感覺到建立一獨立國家方能操縱自己的命運，於是「解放巴斯克祖家」ETA Euskadi Ta Askatasuna 運動成了火上澆油，這組織要將巴斯克從西班牙和法國分裂出來，建一獨立國家。自成立以來，ETA 不乏用暴力和恐嚇手段，包含劫取、拐騙、行刺、傷害、爆炸等行爲。這六十年來，

多過八百政府官員、警察、報界成員、有名望商人、甚至無辜平民都是受害冤魂。當然法國和西班牙政府不能目視無睹，也採取凌厲政策將 ETA 份子拘捕或現場槍斃。大多數巴斯克地區居民不願見到血腥局面，甚至不希望脫離西班牙，迫於輿論和民意，ETA 和馬德里訂立停火協約。我也希望這協約能永久保持下來，這協約除恢復所有一九三零年前的自治權外，更容許 Basque 的語文教育、城市內外警察自主、工商業處理、農田和森林的擴展、公路修建、環境保護等。在我看來，除了地區名義上屬西班牙外，巴斯克人似乎已取得全部自治了。

上午九時許旅遊車在巴斯克王國的蜿蜒山路上盤旋，領隊 Lola 發出預警「我們快要看到 Museo Guggenheim 建築物了，準備拍照」。話未了，突然一龐然大物奔入眼簾。這是美國建築家 Frank Gehry 的傑作，像風帆？像花卉？要說出它的形狀，使人萬分躊躇，這詭異怪物，在晨曦下，泛着珍珠般的銀光，原來表皮全裹以鈦 titanium 片。這物資多用在航機的零件上，用在地面上建築物，確是心思別創。Bilbao 是巴斯克王國最大城市，十九世紀中葉 Bilbao 西北區鐵礦被採，跟着鋼鐵廠林立市區，造船業和其他工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起來。二十世紀中晚期，鋼鐵業衰頹。Bilbao 要獨力更新，換一面孔出現。公園、河邊漫步小徑、小食店、品茶雅座……取代了煙塵滿身的醜惡工廠。且在廢地上築了很多美侖美奐，風格新潮的樓宇。Museo Guggenheim 就是其中一顆最璀璨的明珠。Bilbao 也成了西班牙的熱門旅遊焦點。在現代藝術館入門處附近有一用新鮮花砌成有二層樓高惹人憐愛的小犬。Lola 給我們三個鐘頭遊覽兼午餐，在此處兵分二路，她帶一批人步往舊城區，我毫不猶疑買票進入藝術館。

樓下稱為「魚廊」，最惹眼的陳設是「時之物」The Matter of Time，是八塊碩大似「生了鏽」的鋼塊，捲曲組成一迷圈。Guggenheim 擁有所有近代名家很多無價寶，只能輪班展示，三樓現在藏有的 Chagall 作品，很多是宗教題材，現代風格的畫。十多年前我往訪他在法國 Nice 的故居，已對他的作品略作描述。記在遊記「法國煙塵南北路(上)」內。二樓是中國現時藝術。我以為是中國人，又略曉中國文化，看來定是熟悉親切。誰知除了稍懂些近代畫外，很多瞧來一頭霧水，如丈八金剛。例如一電視熒幕放出一群排隊年青人，赤條條一絲不掛，在輪流取水，除了見到的「人體美」外，便不明其用意了。又一空地為繩攔着，地面全是細沙，很多石頭，雜亂無章擺在四周。中有一棗紅小蛇，蠕蠕而動。我倒欣賞館外風光，除了那花砌小犬外，還有瘦長小肢銀色大蜘蛛，橫臥河邊，又一銀色「泡沫柱」，是廿多尺高，重重疊疊的球體，矗立路心，都是很特別的。Guggenheim 自一九九七年開幕以來，遊人如鯽，証明遊北西班牙不能失諸交臂。踏上旅遊車，出現驚險一幕，Lola 的手機遺失在一賣物店內，很多旅遊消息和資料，珍藏在內。我們也受到影響，她急如鍋上螞蟻，

急忙撥手機電話，接應者約定在市內一茶座交還給她。Lola 如釋重負，高興萬分，答應在下一休息站請我們吃雪糕。

我在小鎮 Getaria 一小店領取 Lola 的禮物 ---- 一錐形餅乾筒裝滿如沙堆般的椰絲雪糕，門前是一狹窄的小巷，兩旁都是各式小店，間有些茶座，有些房宇樓上露台欄杆上掛滿剛洗完待乾衣裳。邊行邊吃，我沿小巷走下斜坡，盡頭是一堡壘式的城樓，穿過拱形大門，景物突然開朗。一弧形海灘，泊了好幾艘漁船。放眼盡處，一蒼翠名喚「小鼠」的小島。Getaria 這小漁村建城於一二零九年，一度曾是巴斯克王國捕鯨業和造船業中心。英國取代海上霸權，擊潰西班牙艦隊 Armada，很多船是製造於此。Getaria 亦是探險家 Juan Sebastian Elcano 的故鄉，他是第一位環繞地球的。當上司麥哲倫 Magellan 在菲律賓遇害，他率領船隊完成環球任務。巴斯克族出了很多名人。除了探險家 Elcano 外，最顯著的是 Society of Jesus 創始人 St. Ignatius，在西洋宗教史和哲學史佔重要一席，是 Counter Reformation 中的健將。Getaria 的造船業早已式微，但捕鯨業仍熾，以一「小鼠」維護捕鯨中心的港口，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在世界渡假小城中，San Sebastian 擁有優越的地形，華麗的外表，難以匹敵。市區瀕臨一貝殼形彎彎沙灘 Playa de La Concha，夾在二如塔般的高山中，東是 Monte Urgull，西是 Monte Igueldo，舊城區 Casco Viejo 宛似此二山壓迫出來，屹立在沙灘旁。海灣入口處為一小島 Isla de Santa Clara 守衛，這樣的形勢，真是得天獨厚，借王勃的文句作形容：「窮島嶼之縈迴，即岡巒之體勢。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一八四五年西班牙皇室駐蹕於此。San Sebastian 成為歐洲的渡假勝地，它從未充任過商業港口或工業城市，所以沒有任何污染，是一超塵脫俗的好地方。從春末至入秋，爵士音樂、古典音樂、舞台劇、國際電影、畫展、時裝.....等祭會，陸續在此處舉行，後果是 San Sebastian 成為西班牙消費最高城市，它也是巴斯克民族主義溫牀，ETA 活躍地帶，馬德里對它虎視眈眈。

進城後，司機 Santo 沿盤山小道，攀登 Monte Igueldo。下車一瞧，那美景令我目眩心動，腳下是如蛾眉月黃白海灘，佈滿如蟻群鑽動着泳客。藍寶石海水，網了一線白浪邊緣，和黃白沙灘分隔，密密麻麻的矮樓房，緊迫着海灣，間有二教堂尖塔，高插其中，如鶴立雞群。對面是另一崇山 Monte Urgell，和 Monte Igueldo 形成二門神秦瓊和尉遲恭，忠心耿耿地衛護着 San Sebastian。這情景令我心魂蕩銷，當我要用 Ipad 獵取多項鏡頭時，突然它失靈僵硬起來。從 Melbourne 來的 Gavin Horsack 見到我尷尬景況，他解說 Ipad 容量已達飽和，他可代我清理。原來三年前在澳洲同學日和各同學會合照太多，且有重覆，積聚的舊電訊，堆積如山，於是我將 Ipad 交給 Gavin，他花了一段長時間，待市遊

結束後方交回給我使用，無奈一歐元買了二張明信片。Monte Iguel do 有一規模相當遊樂園，隱蔽在林蔭深處，還有一電動纜車，可載遊客下山，直達海灘。

舊城區 Casco Viejo 很富色彩，方場窄巷，裡內擠滿小店鋪，精品店和時裝鋪之多令人目迷五色。「戶盈羅綺，市列珠璣，競豪奢。」毫無疑問，這是一非常富庶的城市，其次是餐室和小食店 Pintxos Bar，也是「五步一台，十步一閣」。Pintxos Bar 是巴斯克王國，尤其是 San Sebastian 的特色，Pintxos Bar 地方很小，顧客圍着一高檯站着，櫃面前擺滿數十小碟，上載各色小菜，容量不大，只供三幾口，顧客在琳琅滿目中選擇，有點類似粵式點心，牆壁上有每類每碟小菜標價，從二歐元至二十多歐元。每一吧都有自己的首本菜，如肉類、貝殼海產類、魚類、蔬菜類、包餃類、蛋糕類..... 吃一 Pintxos 餐通常要光顧三、四吧以上，結賬時相當昂貴，可能上一百歐元，但在享受這人間仙境，消費不是第一考慮了。是夜我參加美食欣賞小團，跟隨 Lola 回舊城區，到一小巷一舊樓宇的土庫。女主人穿黑衣掩蓋了頗豐滿的胴軀，她笑容可掬，帶我們入座。我點了烤鴨為主菜，一條大鴨腿，皮脆肉嫩，可比美我們第一流的掛爐鴨。飯後我有點後悔，我應該點墨汁滾鮮魷，那方是正宗地頭菜。

舊城內的廣場 Plaza de la Constitucion 最具歷史風味，在西班牙眾舊城中，這廣場面積算是遼闊。它是古時的鬥牛場，四周樓宇有不同色彩，二樓、三樓露台每一方格都編上一號碼。購票觀眾可憑票上的號碼找到自己站立的崗位，鬥牛這玩意兒已廢除多年，空留下這些遺痕供遊客依徊追思。

Monte Urgull 緊貼着舊城，有小徑和梯級攀登。山頂的堡壘 Castillo de la Mota 屋背站着張開手基督石像，為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仿倣了。在此觀海景，另一角度，嘆為觀止，從舊城漫步到西面的山 Monte Igueldo 需時約四十五分鐘，沿着那貝殼般的海灣 Playa de la Concha。在陽光普照的下午，沙灘簡直是人體森林，環肥燕瘦，男女老少咸集。經過古典樓台 Miramar 皇宮和新潮鐵雕刻「風之梳」The Comb of Wind，一巨鈎鑽入一座大石，腳下湧着浪花。

我參加了費時大半天的額外旅行「巴斯克地區跨國遊」，旅遊車清晨駛入法國境內，因為西班牙和法國同屬大歐聯邦，邊境不設關卡，隨身護照是有備無患而已。十五年前我參加「法國全面精華遊」，這地區是故地重遊了。Biarritz 是巴斯克人在法國聚居最大的城市，它原本是一捕鯨業港口，十九世紀時拿破崙三世皇后 Eugenie 愛此地冬暖夏涼，設離宮於此，跟着貴族和法國首富接踵而來，竟成了渡假城市。現居於此有四份之一是退休人士，Biarritz 有出名海灘三處，是歐洲滑浪中心。十五年前我在此過了一夜，看得比較詳盡，遠勝現在蜻蜓點水。車子在 Atalaye 燈塔附近停下來。直至十六世紀，每當鯨魚隊伍游近海港時，守望台上必放出煙火以警示狩獵人是出洋的時候。十五年前大雨滂

沱，這次陽光溫煦，惠風和暢，景象清晰得多。Bay of Biscay 海中點綴了很多參差不齊小島，其中「處女石」有橋可步行而至，上有古典建築，是拿破崙三世手筆。十五年前在煙雨迷濛中曾漫步此島，回顧 Biarritz 市容，雄偉極了，比 San Sebastian 的清麗，大有不同，雖然彼時景物為雨水遮掩着，但今次再沒有機會。第二次重臨 Biarritz，自己遠超古稀之年，能不感慨萬分。「十五年勝地重遊，雲外神仙應識我；八百里晴天一覽，湖邊風月最宜秋。」雖然這不是秋天，看到的是大西洋，但這撫今追昔，觸景生情的懷抱是一樣的。Biarritz 的街景亦引人入勝，到處都有不同的檔口，如鮮花、菜蔬、生果、食物……超級市場內出售肉類品種之多，難以枚舉。這裡的甜品，尤其是朱古力糖是享譽法國的。十五年前購買了一盒，現在身體起了變化，已不容許我放縱食慾。Biarritz 的 Miramar Hotel 和幾間賭館，無論外表的二十世紀初「純美」風格和裡內陳設奢華，令遊人駐足流連。這次囿於時間，車只能在門前作走馬看花。

St. Jean de Luz 是一很難令人忘懷的小城，在法國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教堂 Eglise St Jean Baptiste 是一六六零年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迎娶西班牙公主 Maria Teresa 的地方。這是一很成功的婚姻，他們恩愛彌篤，極盡魚水之歡。當法后病故時，法王哀慟欲絕，對臣下說：「她給我很多慰藉和歡愉，讓我了解人生的真諦，唯一給我的煩惱就是她溘然長逝。」儘管法王有很多外遇，夫妻二人相敬如賓。法國和西班牙締結秦晉之好，不再有干戈，直至一七零二年，因繼承西班牙王位問題，爆發了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抵步第一件事是去參觀這教堂，洋溢熱情快樂。講壇輝煌奪目，保留十七世紀的奢華。法王帶新娘行出的閘口已被封閉，現有一石牌以誌其事。市內還有一古蹟，Maison Louis XIV，是當年法王寓居處，此旅館今天仍在運作，裡內傢具已現代化了。十五年前為風雨所擾，未能漫步仔細瀏覽此城。今次有個半鐘頭午餐時間，可彌補此遺憾了。小商店充斥鬧市，窗明几潔，貨物品種琳琅滿目，比起巴黎 ST. Honore 區不遑多讓。十一世紀前鯨魚的軀幹被拖入 St. Jean de Luz，切分小件，出售各鄰村，現場已改成港口碼頭，泊了很多漁舟和遊艇。像其他巴斯克濱海城市，海灘滿佈細白的沙，因為外圍是港口，泳客在此更覺安全。市中心的路易廣場 Place de Louis 是憩息的好地方，四周都是食物檔口，很多長椅方便行人，中央是一音樂亭，我很幸運，恰逢巴斯克假日，穿了紅色制服的樂隊在演奏，我欣賞了十多分鐘。午餐草草，要預留胃口去享受 San Sebastian 的美味呢。

翌日晨，旅遊車駛離這美麗小城 San Sebastian，臨別依依，不覺有點黯然神傷，同時也告別了巴斯克王國，西班牙部份是新到，法國部份是重臨，都留下美麗的回憶。寫遊記最大益處是強逼自己在腦海重遊勝地一遍。一口氣寫了三篇北西班牙遊記，做了很多考據功夫，心力交瘁。若要寫第四篇，應是「戈迪遺風」，記名城巴塞隆拿風光。

#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年級: \_\_\_\_\_ 社名: \_\_\_\_\_ 電郵地址: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手提電話: \_\_\_\_\_

會費(2020) \$20 : \$ \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

合共 : \$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九年同學日

日期: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半

地點: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餐費(預付): 每人四十元 (優惠: 凡培正畢業五十年後的學長每人三十元)

報名: 十月三十日前, 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 並將填好下面個人/團體名單(或複製副本)及支票/匯票(抬頭請寫: SFPCAA)郵寄回:

Connie Hui, 20 Santa Ana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7

報名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

-----  
2019同學日報名單 年級: \_\_\_\_\_ 社名: \_\_\_\_\_ 支票總數 \$ \_\_\_\_\_

個人/社代表: 姓名(總人數): \_\_\_\_\_ Email或電話: \_\_\_\_\_

其他同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_\_\_\_\_

\_\_\_\_\_

\_\_\_\_\_

# 香港培正中學校史系統圖

